

目 录

1	第一章 上古汉语疑问句的韵律
4	第一节 核心重音制约的疑问句语序
11	第二节 韵素音步与疑问词
18	第三节 音节音步与句法
19	第四节 语调短语与疑问句
23	第五节 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的已有研究成果
31	第六节 结语
33	第二章 疑问词“胡 *ga、何 *gal”的韵素数量与轻重
34	第一节 引言
34	第二节 “胡 *ga、何 *gal”的句法与语义
59	第三节 以往研究
69	第四节 “胡 *ga、何 *gal”对立之韵律成因
78	第五节 焦点重音造成“胡 *ga、何 *gal”句法对立
92	第六节 核心重音造成“胡 *ga、何 *gal”句法对立
105	第七节 结语
107	第三章 核心重音促发的疑问词的双音化
108	第一节 引言
110	第二节 疑问词的句法分布

120	第三节 焦点重音与核心重音共同作用 下的疑问词双音化
127	第四节 论元位置疑问词的双音化
130	第五节 非论元位置疑问词的双音化
147	第六节 结语
149	第四章 语调重音促发的疑问 语气词“为”
150	第一节 [何 / 奚 (+ 以) + XP + 为] 形式
153	第二节 前人的研究
164	第三节 互补删略
182	第四节 句末语气词“为”与语调的实现
191	第五节 解释能力与理论推演
192	第六节 结论
195	第五章 结语
196	第一节 主要结论
198	第二节 对于疑问句韵律句法学 研究的意义
200	第三节 对疑问词的韵律句法学 研究的展望
203	参考文献
223	后记

1

第一章

上古汉语疑问句的 韵律

本章主要介绍韵律句法学视野下对上古汉语疑问句的研究。疑问句主要包括是非问句、选择问句和特指向句。特指向句，又叫“Wh- 问句”，是“语法对问句做细分类的术语，指用疑问词起头的问句”(A wh-question is a term used in the grammatical subclassification of question types to refer to a question beginning with a question word. Crystal, 2008: 520)。朱德熙 (1982: 202) 指出，在普通话中，“在相应的陈述句里带入疑问词语，加上疑问句调就变成了特指向句。特指向句后头可以有语气词‘呢、啊’，不能有‘吗’”。杨伯峻、何乐士 (1992: 864) 指出，在古代汉语中，特指疑问句“是对事情的某一部分有所不明，用疑问代词把这一部分指出来提问……特指疑问句的主要标志是疑问代词，句末配合文义用语气词的情况不很普遍，有时句末用部分语气词如‘乎、者、也’等”。

“韵律句法学是研究韵律与句法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分学科……专门研究韵律如何影响、控制句法的构造。”(冯胜利, 2013a: 6) 它关注句法 (syntax) 与韵律 (prosody) 两个层面的交互作用 (interaction)。它所涉及的学科包括语音学 (phonetics)、音系学 (phonology)、节律音系学 (metrical phonology)、句法学 (syntax) 等。其中节律音系学和句法学是韵律句法学最主要的两个理论工具。

韵律句法学研究的是韵律—句法的交互作用，关注韵律对句法的制约作用，因此“凡是和句法没有直接关系的韵律现象以及

和韵律没有直接关系的句法现象，都不在研究范围之列”（冯胜利，2013a：10）。

根据 Selkirk (1980)、Hayes (1985)、Nespor & Vogel (1986) 和 Zec (1988) 等研究，韵律语法层级可以分为 8 层（冯胜利，2010）：



图 1-1 韵律层级结构

在这个韵律层级中，从下向上来看：韵素（mora）^①组成音节，音节组成音步（foot）。从韵素到音步，是语言韵律音系的基本特征。

韵律词（prosodic word）与音步是实现的关系。黏附词组（prosodic clitic）介于韵律词和韵律短语（prosodic phrase）之间，其中的黏附成分既可以与韵律短语组合，也可以与韵律词组合。

^① 韵素有时也被翻译为“摩拉”，如王洪君（1999）。我们这里采用冯胜利（1997）的译法，把 mora 译为“韵素”。

例如，普通话中的“了、的、到”都是黏附成分。“的”可以附着在韵律词上，组成新的韵律短语，例如黏附成分“的”和“学校”组成韵律短语“学校的”。

(1) 问：这些乐器是学生自己的？

答：不，是学校的。

黏附成分也可以和韵律词组成“超韵律词”。例如，黏附成分“到”与韵律词“摆平”组成三音节超韵律词“摆平到”。

韵律短语和黏附词组是核心重音实现的韵律层级，也是韵律句法学研究的核心。语调短语(intonation phrase)与话语(utterance)是韵律短语之上的韵律层级。语气以及焦点重音等均在这个层级实现，例如疑问句中疑问词的焦点重音的实现以及整个疑问句句调的实现都和这个层级密切相关。

下面各节分别从核心重音、韵素音步、音节音步及语调短语等四个韵律规则及韵律层级介绍上古汉语的疑问词及疑问句背后的韵律机制，最后对传统句法及生成句法视野下的疑问句研究做一简单回顾。

第一节 核心重音制约的疑问句语序

马建忠(1898)已留意到汉语中存在韵律和句法之间的互动现象。其后王力(1954: 476-479)也开始探索韵律与句法之间的关系，如指出把字句源自诗歌这种具有特殊韵律要求的语体。

但从韵律句法学的角度研究上古汉语的特指疑问句则始于冯胜利（1994、2000、2013a）、Feng（1995、1996）。

冯胜利（2013a）指出，上古汉语中动词前的疑问宾语是两次句法移位的结果。

（2）国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国语·晋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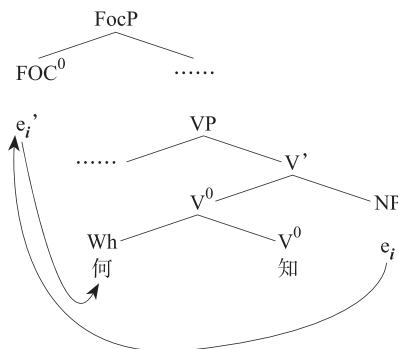


图 1-2 “何知” 中“何”的句法移位

在商代和西周时期，汉语曾是主宾谓（SOV）型语言，所以表层结构“童子何知”仍符合 SOV 的语序。不过到了上古汉语中期，汉语已经是主谓宾（SVO）型语言，所以底层句法结构已经是 SVO。动词“知”的宾语“何”从 NP 进行“主题化的焦点移位”，移到焦点短语的核心 Focus⁰，实现疑问焦点的功能（Feng, 1995；冯胜利，2013a）。

在 SVO 型语言中，全句的核心重音（nuclear stress）^①由句末最后一个短语中右侧的成分承担（Liberman & Prince, 1977）。但

^① 核心重音（nuclear stress），也有人称为普通 / 正常重音（normal stress）或无值重音（default stress），本书采用“核心重音”这一术语。

句末动词“知”是单音节，无法独自组成双音节音步承担核心重音。所以，在双音节音步的韵律要求下，韵律上的弱读成分“何”作为附加成分（clitic）附着到“知”上，和“知”组成双音节音步“何知”。

核心重音是韵律句法学的核心概念，是一个短语在最一般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重音形式。整个短语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体。回答“怎么回事？（What happened?）”的句子只携带核心重音。例如：

（3）问：怎么回事？

- 答：a. 我把手机忘家了。
 b. 我的闹钟响了。
 c. 这部电影我们看了三次了。

3个答句都是以全句作为一个完整信息体，回答“怎么回事？”，因此每句都有一个核心重音，分别落在“家、响、三次”上。

立足于相对凸显投射律（Relative Prominence Rule, Liberman, 1975），Liberman & Prince (1977) 提出了核心重音的指派原则（Nuclear Stress Rule），首次从当代韵律学的角度把句法结构和核心重音联系起来。如下所示：

For any pair of sister nodes $[N_1 N_2]$, then If $[N_1 N_2]_P$ where P is a phrasal category, then N_2 is strong.

（Liberman & Prince, 1977: 257）

任一对姊妹节点 $[N_1 N_2]$ ，若 $[N_1 N_2]_P$ 中P为短语，那么 N_2 较重。

（引自冯胜利，2013a: 6）

由此可知，核心重音总是指派给核心重音范域中右侧的韵律成分。如下图所示（引自 Hogg & McCully, 1987: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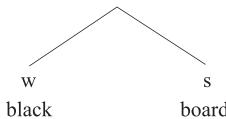


图 1-3 英语短语中核心重音的指派

这里的名词短语 [black board]_{NP} 中有两个姊妹成分 black 和 board。按照核心重音原则，核心重音指派给了右侧的成分 board。

如果整个短语不止两个姊妹成分，核心重音原则需要从句法短语最右侧的成分开始，沿线性序列，按照二分枝原则从右向左依次指派，建立句法—韵律成分组对（Hogg & McCully, 1987: 71；冯胜利, 2013a: 65）。如果有句法短语嵌套在更大的句法短语中，那么首先要分别在各个嵌套短语内部进行核心重音的指派，然后再对更大的句法短语进行指派。例如（引自 Hogg & McCully, 1987: 72）：

(4) [CP C [NP Fred] [VP [V sold] [DP the book] [PP to Mary]]].

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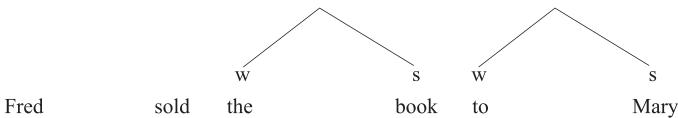


图 1-4 the book to Mary 中 book 和 Mary 重读

名词短语 the book 和介词短语 to Mary 嵌套在核心为 sold 的动词短语（VP）内。按照核心重音原则，依次在名词短语 the

book 和介词短语 to Mary 中指派核心重音，名词 book 和 Mary 分别获得各自所在短语的核心重音。

第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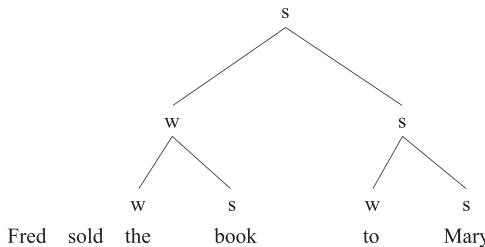


图 1-5 the book to Mary 中 Mary 比 book 重

在更高的层级上，根据核心重音原则，在名词短语 the book 和介词短语 to Mary 各自组成的两个韵律节点之间，核心重音被指派给介词短语 to Mary 所在的韵律节点。由此类推，最终得到了全句 Fred sold the book to Mary 的韵律结构。在全句中，句末名词 Mary 成为全句韵律最凸显的成分。

第三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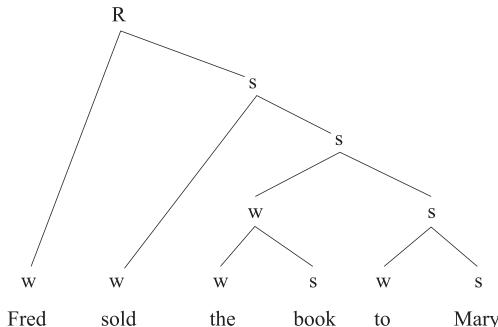


图 1-6 Fred sold the book to Mary 的核心重音指派

在核心重音的指派要求下，当疑问宾语为双音节组合时，在句法上也形成了新的句法对立：

(5) a. 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b. *^① 宋何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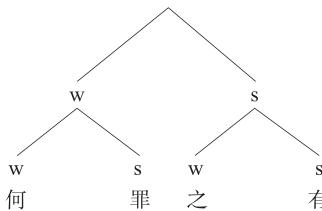


图 1-7 “何罪之有”的核心重音指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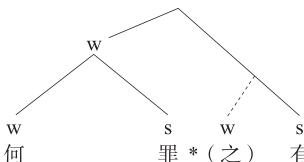


图 1-8 “*何罪有”的核心重音指派

图 1-7 和图 1-8 分别为指派核心重音阶段“何罪之有”与“*何罪有”的韵律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在图 1-7 中，单音节谓语“有”和附着成分“之”组成双音节音步。当核心重音在“之有”和它

① 本书中“*”有两种用法。当出现在一个句子的前面时，“*”是句子不合法的标志。现代汉语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找到母语者（native speaker）进行语感判断，用“*”标识不合语感的句子。但我们无法找到上古汉语的母语者进行语感判断，因此书中也用“*”表示该结构在上古汉语时期的文献中没有用例，如例 (5)。当“*”出现在音节的前面时，表示该音节是根据现在的语音学、音韵学的研究构拟出的上古汉语的语音，不一定是它的实际音值，如下页的“胡 *ga、何 *gal”。

的姊妹节点“何罪”之间指派时，双音节音步“之有”可以承担核心重音。同理，在图1-8中，当核心重音在单音节“有”和它的姊妹节点“何罪”之间指派时，单音节“有”承担核心重音，应该比它的姊妹节点“何罪”重。但是“有”是单音节，“何罪”是双音节，“何罪”比“有”重。因此在核心重音指派阶段，结构“何罪有”违背了核心重音原则，全句非法。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还能看到，这一韵律规则还影响了上古汉语疑问词的句法分布。

这种迫使句末单音节动词组成双音节音步的韵律要求，不仅限于特指疑问句的疑问宾语，而且决定了陈述句中插入复指代词的句法操作。

(6) a. 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

(《左传·襄公十四年》)

b. 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

(《左传·僖公十五年》)

复指代词“是”与句末动词组成双音节音步“是瞻、是践”，“是”与“何”都是附着成分，附着在动词上。

但这样的操作在商周乃至先秦汉语早期却不存在。例如：

(7) a. 唯黍年受。(《甲骨文合集》9988，见张玉金，2001：216)

b. 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尚书·酒诰》)

这是因为在商周乃至先秦汉语早期，汉语的“韵律形态”(冯胜利，2008；王丽娟，2009)还没有确立双音节的音步类型，句末单音节动词“受”不必插入复指代词“是”即可承担核心重音。因此从商周到先秦时期，呈现出复指代词插入的操作由可有

可无到非有不可的演变过程。

第二节 韵素音步与疑问词

一、韵素音步

在图 1-1 中，最小的韵律单位就是韵素。前人的研究（潘悟云，2000、2013；施向东、朱红，2009；冯胜利，2012；赵璞嵩，2014；李果，2015；等等）指出，不同疑问词所包含的韵素数量不同，在韵素层面上，这导致疑问词的韵律轻重也各不相同。例如，潘悟云（2000）转述并认同郑张尚芳的观点——疑问词“胡 *ga”是普通式，而疑问词“何 *gal”带有韵尾 /l/，是强调式。施向东、朱红（2009）指出，上古“何”（歌部）与“胡”（鱼部）之间是强调形式和非强调形式的对立。

韵素是韵律上承担音节重量的单位（Prince, 1980; McCarthy & Prince, 1986; Zec, 1988; Hayes, 1989; 等等）。在韵律层级（Selkirk, 1980; Hayes, 1985; Nespor & Vogel, 1986; Zec, 1988; 等等）上，韵素是最小单位。韵素之上的韵律单位是音节，音节之上是音步。从韵律上看，音步是语流中最小的一组轻重组合。Liberman & Prince (1977) 提出“相对凸显投射律”，指出轻重是一组相互依赖的关系。在韵律层面，一个成分只能相对于另一个成分轻（或重），一个成分不可能独自绝对的轻（或重）。因此，音步总是由两个成分组成，即音步二分（foot binarity），如图 1-9 所示（Prince, 1980; McCarthy & Prince, 1986; Hayes, 1995）：



图 1-9 音步二分

单独一个成分不能独立组成音步。如图 1-10、1-11 所示：



图 1-10 音步不能由单重成分组成



图 1-11 音步不能由单轻成分组成

音节和韵素都可以组成音步。如果两个音节组成一个音步，那么它们构成一个双音节音步。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双音节音步

如果两个韵素直接组成一个音步，那么它们构成一个双韵素音步。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双韵素音步

这一点在共时层面也得到了类型学上的支持。Hayes (1985、1987)、McCarthy & Prince (1986) 指出，双音节音步的类型出现在对韵素数量不敏感的语言（如汉语普通话）中，双韵素音步出现在对韵素数量敏感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日语）中。而且韵素音步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下 3 种类型 (Hayes, 1985)，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韵素音步的 3 种类型

	抑扬格 (iambic)	扬抑格 (trochaic)
韵素音步类型	LH	LL, H
	LL, H	

表格中 L 是轻音节 (light syllable) 的简写，表示仅由一个韵素组成的音节。例如音节 /pa/ 由韵素 /a/ 组成，是轻音节。H 是重音节 (heavy syllable) 的简写，表示由两个韵素组成的音节。这两个韵素既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例如重音节 /pat/ 由 /a/ 和 /t/ 组成，而重音节 /paa/ 由两个 /a/ 组成。

因为语言对韵素的数量敏感，所以一个重音节 (H) 即可组成一个音步；而一个轻音节必须和另一个轻音节或重音节组合 (LL 或 LH) 才能满足至少两个韵素的要求，组成韵素音步。由两个轻音节 (LL) 或一个重音节 (H) 组成的音步，既可以是前轻后重 ([w s]) 的抑扬格，也可以是前重后轻 ([s w]) 的扬抑格；而由一轻一重两个音节 (LH) 组成的音步只能是前轻后重 ([w s]) 的抑扬格。

韵素音步出现在对韵素数量敏感的语言中。如果一种语言

的音步类型是韵素音步，那么在韵律上它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在这种语言中韵素可以越过音节这一层面直接组成音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音节包含两个韵素，那么单音节也可以组成一个音步。如图 1-1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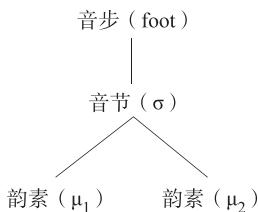


图 1-14 双韵素音步

另一方面，不同音节内包含的韵素数量，以及不同韵素所处的响度等级 (sonority scale)，则决定了不同音节之间的轻重关系。冯胜利 (2000: 43) 指出，如果音节内包含的韵素数量能够满足韵素音步的要求，就表现为重；不能满足韵素音步对韵素数量的要求，就表现为轻。因此，在韵素数量方面，如果音节 A 比音节 B 包含的韵素数量多，那么音节 A 比音节 B 重。例如，在阿拉伯语中，音节 /faal/ 有 3 个韵素 (/a/、/a/ 和 /l/)，音节 /na/ 有 1 个韵素 (/a/)，/faal/ 在韵律上比 /na/ 更重 (McCarthy & Prince, 1990)。根据 Hogg & McCully (1987: 33) 划分的响度等级，低元音 (如 /a/) 的响度值最大，而清塞音 (如 /p/、/t/、/k/) 的响度值最小。

二、韵素音步与句法分布

韵素音步不仅是重要的音步类型，而且对语法具有制约作用。过去国内外学者在韵素音步对构词的制约作用方面做了大

量的研究。例如 McCarthy & Prince (1986、1990、1993) 以韵素音步作为构词模块 (template)，解释了南岛语系的伊洛卡诺语 (Ilokano)、迪亚里语 (Diyari) 等语言中的复数重叠 (reduplication) 现象。

冯胜利 (2010)、赵璞嵩 (2014) 则关注到韵素音步对句法的制约作用。不同的句法位置，对韵律的凸显有不同的要求。由此，包含不同韵素数量或韵素响度等级不同的音节，如果出现在韵律上要求凸显的句法位置，那么在句法分布上韵素少的成分比韵素多的成分受到更多的限制。

经过前人的长期研究 (段玉裁, 2007; 王引之, 1984; 章太炎, 1985; 俞敏, 1999; Takashima, 1999; 郑张尚芳, 2013; 潘悟云, 2000; 等等)，我们发现上古汉语存在一类特殊的句法现象：大量的语义相同的成分在句法上存在对立，彼此的句法位置不能互换。例如上古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可以出现在陈述句中，做句末动词的宾语；但“吾”不能代替“我”出现在这样的句法位置。过去的研究把这类“吾”与“我”的对立解释为“语势轻重”或元音弱化。

冯胜利 (2012)、赵璞嵩 (2014) 从韵素音步的角度入手，指出这类现象是韵素音步对句法制约的结果。因为歌部字“我”(*-al) 比鱼部字“吾”(*-a) 的韵素数量多，所以出现要求韵律凸显的句法位置使用“我”(*-al) 而不用“吾”(*-al) 的对立。

冯胜利 (2012) 从韵素音步的角度入手，使过去研究中许多互不关联的语言现象统一在韵素音步制约句法分布的规则之下。例如：

- ① 鱼部字与歌部字对立；
- ② 疑问语气词“邪”/*-a/与“也”/*-a/对立；
- ③ 提顿语气词“者”/*-a/与“也”/*-a/对立；
- ④ 动词“有”/*-θ/与“为”/*-ai/对立；
- ⑤ 代词“之”/*-θ/与“诸”/*-a/对立；
- ⑥ 阴声韵代词与入声韵代词对立；
- ⑦ 连词“而”/*-θ/与“则”/*-θk/对立；
- ⑧ 阴声韵否定词与入声韵否定词对立；
- ⑨ 阴声韵“有”与入声韵“或”对立；
- ⑩ 阴声韵连词与入声韵连词对立。

语气词“者”与“也”、“邪”与“也”、“乎”与“也”都存在由韵素音步造成的韵律轻重对立。

- (8) a.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论语·阳货》）
b.* 古也民有三疾，今者或是之亡也。
- (9) a. 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庄子·列御寇》）
b.* 子岂治其痔也，何得车之多邪？
- (10) a. 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国语·周语》）
b.* 敢问天道也？抑人故乎？

这里韵律上较重的语气词（“也”）和较轻的语气词（“者、邪、乎”）在线性顺序中均为[轻重]（“……者/邪/乎……也”），如果变为*[重轻]，则句子不成立（*“……也……者/邪/乎”），但是韵律上等重的成分顺序自由（“……也……也”或“……乎……邪”）。

(11) 不知人杀乎? 抑厉鬼邪? (《国语·晋语》)

(12) 抑刑戮也, 其天札也? (《国语·鲁语》)

赵璞嵩 (2012、2014) 从韵素音步入手, 系统梳理了“吾 *ŋa”(鱼部)“我 *ŋal”(歌部) 在上古汉语中的句法分布及历时演变, 指出“我 *ŋal”是第一人称的标准形式, “吾 *ŋa”是“我 *ŋal”在特定语音环境中出现的弱化形式。

首先, 在历史上, 先出现“我 *ŋal”, 后出现“吾 *ŋa”。其次, 在韵律上要求凸显、强调的位置, 例如承担焦点重音或核心重音的句法位置, 只能出现“我 *ŋal”, 如 (13a)(14a), 不能出现“吾 *ŋa”, 如 (13b)(14b); 在没有重音要求的句法位置, “吾 *ŋa、我 *ŋal”均可出现, 如 (15)(16)。

(13) a. 虽然, 夫折大木, 蜀大屋者, 唯我能也。(《庄子·秋水》)

b. *夫折大木, 蜀大屋者, 唯吾能也。

(14) a. 往也蕲见我, 今也又蕲见我, 是必有以振我也。

(《庄子·田子方》)

b. *是必有以振吾也。

(15) 不如以地请合于齐, 赵必救我。若不吾救, 不得不事。

(《战国策·燕策一》)

(16) 我竭力耕田, 共为子职而已矣, 父母之不我爱, 于我何哉? (《孟子·万章上》)

“吾 *ŋa、我 *ŋal”都是第一人称代词, 可以出现在动词和介词的论元(主语、宾语)位置。在韵律上没有要求出现承担重音的位置, “吾 *ŋa、我 *ŋal”都能出现, 如 (15)(16)。但在

要求承担焦点重音（13a）及核心重音的位置（14a），“吾 *ŋa、我 *ŋal” 的句法分布出现对立。因为 “吾 *ŋa” 在韵律上比 “我 *ŋal” 轻，所以 “我 *ŋal” 能出现在韵律要求承担重音的句法位置，但是 “吾 *ŋa” 不能出现在这些位置。

第三节 音节音步与句法

不仅韵素层面的韵律规则影响了汉语的语法，比韵素更大的韵律单位——音节及其组成的音节音步同样对汉语语法有深刻的影响。在汉语的历时发展演变中，疑问词的“双音化”是一个重要现象，这和汉语音节音步的建立、发展密不可分。

在韵律层级中，音节是韵素之上的韵律单位，由韵素组成。由音节组成的音节音步是韵律上的重要的音步类型。在韵律—词法/句法界面，音节音步也对构词和句法起着制约、激发的控制作用。过去国内外的学者对韵律制约构词的现象做了大量的研究（McCarthy & Prince, 1986; Feng, 1995; 冯胜利, 1996、1998、2001、2012; 王洪君, 1996、2012; 王云路, 2007; 王丽娟, 2009; 崔四行, 2011; 庄会彬、刘振前, 2011; 冯赫, 2014; 等等）。Feng (1995) 指出，双音节音步的确立导致汉语在历时演变中出现了“双音化”现象。上古汉语中的单音节到了中古汉语中转变为双音节的联绵词：[孔]_ο→[窟窿]_{οο}，[笔]_ο→[不律]_{οο}，[仆]_ο→[不谷]_{οο}。

这一演变大致以汉代为界。汉代以前汉语中还存在双韵素音步，单双音节都可组成标准音步，音节内部的韵素数量会影响不

同音节的韵律轻重。汉代开始，汉语中的双韵素音步变为双音节音步，双音节音步才能组成标准音步。如图 1-1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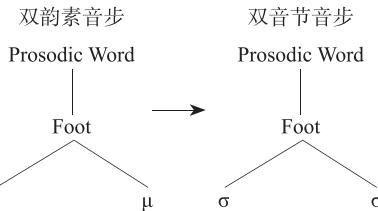


图 1-15 双韵素音步向双音节音步的转变

冯胜利（1997、2009a）还指出，双音节组合的类型也呈现出早期多为偏正结构而后期多为并列结构的特点。因为组成双音节组合是双音节音步的要求，在韵律上的双音节音步的要求下，并列结构可以在不改变语义的同时满足双音节音步的要求，因此成为双音节组合的主要结构类型。所以，在汉代，双韵素音步已经被双音节音步所取代。在第三章中，我们将看到这一韵律类型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汉语疑问词的双音化进程，并使它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第四节 语调短语与疑问句

不仅音节、音步与句法有直接的关系，语调（intonation）与句法也同样有直接的关系。疑问语调和疑问语气词是决定疑问句句类的重要形态标志，它们都是在语调短语层面实现的。在形式上，语调短语是“两个边界调支配的一个话段”（An utterance span dominated by boundary tones，克里斯特尔，2000：188）。

在语调短语中，语调是“以特殊方式使用的音高形式或旋律”(the distinctive use of patterns of pitch, or melody, 克里斯特尔, 2000: 188)。过去学者从语音学和音系学角度对语调和声调的关系做了很多研究(赵元任, 1929; 吴宗济, 1982; 林茂灿, 2006; 等等),指出在声调语言中,语调和声调都在F⁰实现,相互影响。同时,在汉藏语系和非洲的刚果语族中,句末语气词作为语调短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和语调尤其是句调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Chao, 1968; Liberman, 1975; Hyamn, 1990; Yip, 2002; 冯胜利, 2015b、2017a、2017b; 等等),语气词和语调类型之间存在补偿关系,“句末语气词和语调是标句短语层面上同一机制产生的不同结果”(冯胜利, 2015b)。

语调短语尤其是句调短语对句法起着制约、激发的控制作用。和音步相比,对该层面中韵律与词法、句法的交互作用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处于起步阶段(Richards, 2010; 冯胜利, 2013a、2015b、2017a、2017b; Constant, 2014; Giblin & Steddy, 2014; 等等),但对汉语句调和句末语气词关系的研究则领时代之先。句调是“与核心重音重合的语调短语”,在现代汉语中“由停断语音特征构成的止句调所标记”(冯胜利, 2017b)^①。例如,汉语历时演变中语调演化为句末语气词(冯胜利, 2015b),句末语气词控制疑问词的移位操作(wh-movement)等。

以句调转化为句末语气词为例。冯胜利(2015b、2017a、2017b)指出,句末语气词和句调是标句短语层面同一机制产生

^① 在第四章“语调重音促发的疑问语气词‘为’”中,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所述“语调”均指出现在句末的句调。

的不同现象，语气词是一定条件下句调的一种变体。

在上古汉语中，不使用句末语气词，仅使用语调也可在语音层面实现疑问语气。杨永龙（2009：193）指出，“汉语的语气要素可以是语调，也可以是句尾语气词”，可以使用语调来实现句末语气词表示的语气。

(17) 不识臣之力也，君之力也？(《韩非子·难二》)

(18) 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孟子·公孙丑下》)

句末语气词“也”表示陈述语气。但(17)是疑问句，(18)是反诘问句。疑问和反诘语气是由位置在“也”之后的疑问句调和反诘句调在各自的标句短语层面实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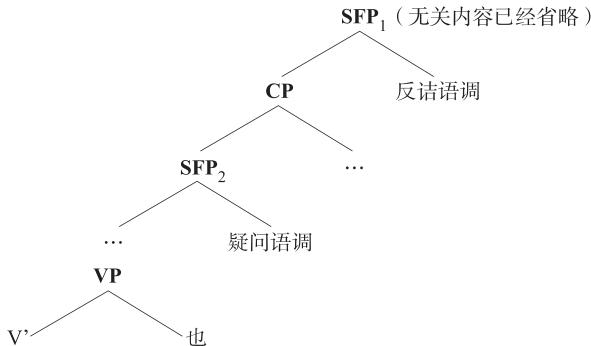


图 1-16 疑问句调、反诘句调实现的句法位置

(17) 和(18)中的疑问句调和反诘句调也可以使用句末语气词来实现，例如(19)(20)中的“邪、哉”：

(19) 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庄子·齐物论》)

(20) 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战国策·赵策四》)

语气词“邪、哉”分别在句末实现了疑问句调和反诘句调。

(17) 和 (19) 虽然采用不同形式，但都表达疑问语气；(18) 和 (20) 虽然采用不同形式，但都表达反诘语气。

不仅上古汉语如此。Constant (2014) 指出，英语中使用升调 (rising tone, L-H) 来标识某种语气。

(21) [FRED]_{CT} ... ate the Beans.

L+H* L-H%

(转引自 Constant, 2014: 212)

英语没有句末语气词，所以英语把一个升调 (L-H) 放在“对比话题”Fred 之后来标识它。如果语调无法在语音层面实现，就需要使用其他手段来表达。

“（语调）的实现一旦受到该语言其他（语音）因素的干扰和拒阻（blocking effect），它便被迫转到 ForceP^① 的标界去实现。‘语力语气词’正是这种阻扰的结果。”（冯胜利，2015b）声调（tone）就是其中重要的促发因素。从历时层面来看，声调和句末语气词同步出现。上古汉语早期没有声调（段玉裁，2007；黄侃，1964；岑麒祥，1942；Pulleyblank, 1995；郑张尚芳，2013；等等），也没有句末语气词（郑权中，1955；潘允中，1982；张振林，1982；等等）。春秋战国开始逐渐出现声调，句末语气词也由少到多。声调的产生影响了语调尤其是句调的充分实现。在语调短语层面，句调可能会转化为句末语气词，如：

- (22) a. 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
 b. 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殷本纪》）

^① 冯胜利后来对此做了微调，将 ForceP 改为 CP。本书中一律按照调整后的解释，将语气词、语调和句调的句法位置都安置在 CP。相关论述详见冯胜利（2015b、2017a、2017b）。

我们看到，商周时代的文献中用句调表达疑问语气，到了西汉的《史记》中则改用语气词“乎”表达疑问语气。在同一历史时期，作为动词宾语的疑问词，也由通过移位操作出现在动词之前演变为留在原位出现在动词之后。

在共时层面，普通话的声调比粤语少，普通话的句末语气词也比粤语少。和汉语相比，英语没有声调，也没有句末语气词。

综上所述，韵律句法学的研究开拓了对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的研究。它不仅使用同样的语法规则解释了一些看似相异的现象，如疑问宾语前置与插入复指代词；还解释了从远古汉语到上古汉语，再到现代汉语中某些历时演变的成因与机制，如声调与句末语气词的产生。除了从韵律句法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外，下面我们还将介绍其他对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的已有研究成果。

第五节 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的已有研究成果

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的句法一直是汉语研究的焦点。自《马氏文通》以来，学术界对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句法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均发生了很大改变。本节从传统研究和历时句法学研究两个角度介绍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的已有研究成果。

一、传统研究

自《马氏文通》始，学界开始使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进行研究。研究的范围很广泛，尤其是对疑问词和句末语气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研究者们对上古汉语的疑问词和句末语气词逐一进行细致的描写、分类和辨

析，主要成果如马建忠（1898），吕叔湘（1954），王力（1954），周法高（1959），太田辰夫（1987），郭锡良（2005），魏培泉（1989、2003），杨伯峻、何乐士（1992），蒋绍愚（1994、2014），Pulleyblank（1995），Peyraube（1996），贝罗贝、吴福祥（2000），王海棻（2001），Xu（2006）及杨永龙（2009）等。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中疑问词的句法分布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写。例如周法高（1959）把上古汉语中16种主要疑问词按照声母和用法分为四组：

- ① 何、盍、奚、胡、曷、瑕、侯、号；
- ② 台、以；
- ③ 谁、孰、畴；
- ④ 恶、焉、安。

并对这些疑问词的句法分布进行了逐一描写与分析。以“何”为例，周法高（1959：167-178）把“何”的句法位置总结为以下五种：

(23) a. 在判断句中做表语

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恶者，何也？（《墨子·天志下》）

b. 做述语的宾语

茫乎何之？忽乎何适？（《庄子·天下》）

c. 做介词的宾语

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梁惠王上》）

d. 做定语

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e. 做状语：

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庄子·德充符》）

传统研究也关注到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时期不同句法位置疑问词的“双音化”现象，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例如，周法高（1959），魏培泉（1989），贝罗贝、吴福祥（2000），董秀芳（2002）等对双音节疑问词如“何物、何等、何以、何为、如何”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描写与分析。

二是对上古汉语中的特指疑问句的语序进行了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对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现象的分析。在上古汉语中，疑问代词做动词和介词的宾语，总是出现在动词和介词的前面，如（24）所示。马建忠（1898）已指出，“询问代字凡在宾次，必先其所宾，其不先者仅矣。此不易之例也”。杨伯峻、何乐士（1992：791）也指出，“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宾语前置是先秦汉语中一条比较严格的语法规律”。

（24）a. 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庄子·山木》）

b. 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三是对上古汉语中特指疑问句的句末语气词进行了描写。研究者们对疑问句中句末语气词的结构层次以及疑问句与句末语气词的配合关系都进行了讨论。例如杨永龙（2000）指出，“汉语的语气词要素既可以是语调，也可以是句尾语气词”。因此在（25）（26）的特指疑问句中，陈述语气词“也”后还有一个隐含的疑问语调。这个疑问语调可以用语气词如“与、乎”表达出来。

四是对上古汉语中特指疑问句的结构提出了解释。例如对于上古汉语中的特指疑问句[何 / 奚 + (以) + XP + 为]，吕叔湘(1954: 72)指出，结构[何 / 奚 + (以) + XP + 为]由[何 / 奚为]拆置而成，用于询问目的；蒋绍愚(2014: 6)指出，当XP是名词短语NP时，结构[何 / 奚 + (以) + NP + 为]即[(以) + XP + 为何 / 奚]，“为”是动词，如例(27a)。因为“何 / 奚以”可以重新分析为“为什么”，作为动词短语的修饰语，短语XP可以替换为动词短语，“为”是语气词，如例(27b)。

- (27) a. 吾何以天下为_v哉? (《庄子·让王》)
b. 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_{SFP}? (《吕氏春秋·贊能》)

二、历时句法学研究

历时句法学一直探究从句法演变的机制角度分析、解释上古汉语的疑问句现象，其基础是生成语法。自 Huang (1982) 以来，特指疑问句一直是汉语生成句法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与传统研究不同，生成句法学更加关心如何在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 的原则下解释汉语这类疑问词原位 (wh-in-situ) 语言中特指疑问句的生成机制 (mechanism)。针对汉语的特指疑问句，主要有两

种观点：

第一，“移位”说。代表成果如 Huang (1982), Fingo et al. (1988)。Huang (1982) 认为，汉语中的疑问词在句法层面留在原位，没有进行移位操作，如 (28a)。当整个结构进入逻辑层面 (logic form)，疑问词进行移位，移到句子边缘位置 [比如标句短语的指定语位置 (specifier, CP)]，如 (28b)。

(28) a. 张三看见了谁？

b. $[_{\text{CP}} \text{谁 } _i[_{\text{IP}} \text{张三看见了 } t_i]] ?$

c. Who did John see?

(引自 Huang、Li & Li , 2009: 260-261)

因此英语中疑问词移位 (wh-movement) 的特指疑问句 (28c) 和汉语中疑问词原位的特指疑问句都是疑问词移位的机制生成的。不同点在于英语中的疑问词在句法层面进行显性移位 (overt movement)，而汉语是在逻辑层面进行隐性移位 (covert movement)。

不仅如此，汉语中疑问副词和疑问代词在进行隐性移位时的操作也有差别，在句法分布上疑问副词和疑问代词也彼此对立。

(29) a.* 你最喜欢 [为什么买书的人] ?

a'. *[为什么]_i 你最喜欢 [t_i 买书的人] ?



b. 你最喜欢 [买什么的人] ?

b'. [什么]_i 你最喜欢 [买 t_i 的人] ?

(引自 Huang、Li & Li, 2009: 263, 266)

如果对疑问副词“为什么”进行移位操作，会导致“孤岛效应”(island effect)，疑问副词“为什么”不能移到句子边缘，整个结构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全句非法。如果对疑问代词“什么”进行移位操作，就不会导致“孤岛效应”，疑问代词“什么”可以移到句子边缘，整个结构得到合理解释，全句合法。

第二，“原位”说。代表成果如 Aoun & Li (1993)、Tsai (1994)、Lin (1998)、Dong (2009)。Tsai (1994) 提出汉语的疑问词本身并不内含疑问的句法特征 [+Q] feature，疑问词在句法层面和逻辑层面都留在原位，没有进行移位操作。但在句子边缘位置基础生成 (base generate) 了一个携带疑问特征的算子 (question operator，简写为 Qu)，且这个疑问算子在句法上约束 (bind) 疑问词，并和疑问词同指 (co-index)。

(30) a. 张三以为李四买了什么？

a' [Qu i [张三以为 [[李四买了 [什么]]]]] ?

(引自 Huang、Li & Li, 2009: 278)

在 (30a') 中，疑问算子 Qu 占据句子左边缘，并和疑问词“什么”同指。而英语的疑问词在词内部就包含疑问算子，在词库中就以 wh- 的形式形成了，如：wh-o, wh-at, wh-ere, wh-y, wh-en (转引自 Tsai, 1994)。所以英语中的疑问词需要在句法上进行移位操作，移至句子的边缘位置。而汉语采用在句子的边缘位置基础生成疑问算子 Qu，疑问词并没有移位。

基于生成句法学对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语中特指疑问句的研究，历时句法学也对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做了探索，如魏培泉

(1999)、Aldridge (2010) 等。Aldridge (2010) 对上古汉语中疑问代词宾语前置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上古汉语是主谓宾 (SVO) 型语言。疑问代词宾语在句法层面进行显性移位，移到动词短语的指定语位置，位在主语之后。与此同时在标句词短语的指定语位置 (Spec., CP) 基础生成了疑问算子 OP，与疑问宾语同指，如图 1-17 所示 (引自 Aldridge, 2010: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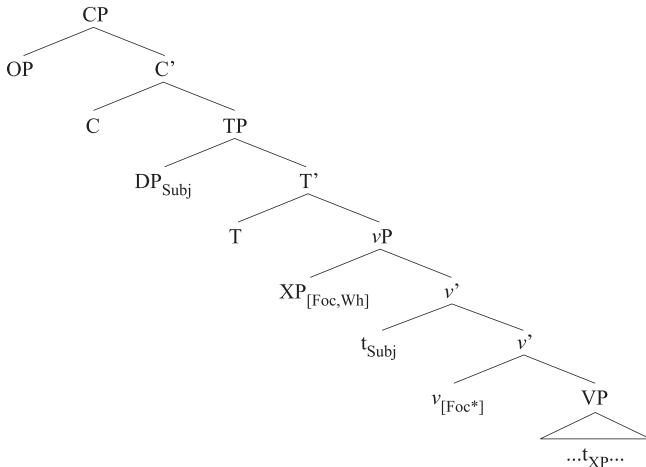


图 1-17 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做宾语的句法结构

(31) 天下之父归之，其子 [焉][往 t_i]？ (《孟子·离娄上》)

(31) 中的疑问宾语“焉”移到了轻动词 (light verb) 短语 vP 的指定语位置。

历时句法学对汉语特指疑问句的句末语气词同样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对现代汉语特指疑问句的句末语气词的研究，如 Cheng (1991)、Tang (1998、2015)、邓思颖 (2006)、

Constant (2014) 等, 对句末语气词与句类、边界调以及句内副词的关系都有讨论。

与传统研究相比, 生成语言学立足于普遍语法原则, 把上古汉语的特指疑问句和现代汉语乃至英语联系起来, 指出它们均立足于生成语法的句法操作而产生。与传统研究相比, 生成语言学更加关注特指疑问句的句法操作程序, 观察到了与特指疑问句有关的更多的新现象。

但是生成句法学对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的研究集中在句法以及句法—语义层面, 较少关注句法—语音 / 韵律层面的现象。因此, 许多传统研究观察到的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的现象, 生成句法学并未关注到。例如上古汉语中疑问词“胡”(鱼部)与“何”(歌部)在句法分布上是对立的, 有些“何”允准的句法操作是“胡”所禁止的。例如“何”可以做句末动词的宾语, 但“胡”不能, “胡”只能做句中动词的宾语。

- (32) a. 我退而楚还, 我将何求?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 b. 胡为至今不朝也? (《战国策·齐策四》)
- c. * 我退而楚还, 我将胡求?

从生成句法学来看, “胡、何”在句法结构中占据同样的句法节点, 在句法上没有区别。如果“何”可以做句末动词“求”的宾语, 那么“胡”也应该能做句末动词“求”的宾语。但是(32)的三个例子清楚地表明, “胡”不能做句末动词的宾语。对于这类“胡、何”在句法分布上的对立, 生成句法学很难从纯句法层面给出合理的解释。

另外, 对于特指疑问句从上古汉语中期到上古汉语晚期乃至

中古汉语时期所发生的历时演变，生成句法学讨论得也很少。仍以“胡”做句末动词的宾语为例，到了上古汉语晚期，“胡”做句末动词的宾语的现象又由非法变为合法。

- (33) a. 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窶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史记·曹相国世家》)
- b. 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大戴礼记·武王践阼》)

这里，“胡”可以做句末动词（如“治、残”等）的宾语。如果仅从句法层面看，生成句法学很难找到一个普遍语法框架下的原则来解释汉语特指疑问句中的这类历时演变现象。

第六节 结语

上古汉语中的疑问词和疑问句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热门问题。自《马氏文通》至今，使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传统研究对上古汉语特指疑问句中疑问词的句法分布、语序及句末语气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写，并对特指疑问句的结构提出了解释。此外，立足于生成句法的历时句法学从句法演变的机制角度分析、解释上古汉语的疑问句现象，提出了移位说、原位说等不同的解释。以上的研究方法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在分析特指疑问词和疑问句的语言机制方面仍有待加强。

本书从韵律语法学的视角入手，探究上古汉语特指疑问词和

疑问句的词法和句法。本章介绍了韵律句法学的基本概念——专门研究韵律如何影响、控制句法的构造的一门分学科。以韵律层级结构为框架，本章介绍了之前从韵律句法学角度分析上古汉语语法的成果，如核心重音制约的疑问句语序，句调、声调与语气词的互动，双音节音步促发的双音化以及韵素音步制约的第一人称代词等。本书以下各章将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韵素音步（第二章）、音节音步（第三章）以及语调短语（第四章）层面上韵律制约上古汉语疑问句句法的现象。

思考与练习 —————

1. 什么是韵律？
2. 请谈谈韵律的层级结构。
3. 举例说明如何进行核心重音与焦点重音的指派。
4. 请说明语调和句调的关系。
5. 汉语史上音步和核心重音的类型都发生过哪些变化？